

筆記小說與語言文字研究

董志翹

內容摘要：漢語史的研究，需要尋找切近各個時代實際語言的語料，筆記小說雖然大多仍出於歷代文人的手筆，但與正宗的八家派古文相比，口語色彩要強的多。且內容涉及範圍廣泛，詞彙的容量相應較大。所以從中可以鉤稽出大量有助於漢語史研究的材料。本文即以筆記小說的淵藪——《太平廣記》為主要調查對象，從俗字、語音、詞彙、修辭四個方面舉例說明這一問題。

關鍵詞：筆記小說 語言文字 研究

儒家重詩、賦等，孔子曰：“詩，可以興，可以觀，可以群，可以怨。邇之事父，遠之事君，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。”^①曹丕云：“蓋文章，經國之大業，不朽之盛事。”^②指出了詩、賦、散文與功業的重要關係，而始終看不起小說。

“小說”一詞，最早見於《莊子·外物論》：“飾小說以干縣令，其於大達亦遠矣。”它和先秦諸子所說的“小道”^③、“小家珍說”^④一樣，都是指瑣屑的言談和道理。直到漢桓譚《新論》云：“小說家合殘叢小語，近取譬論，以作短書，治身理家，有可觀之辭。”纔稍具小說意義。但小說在發展上，却一直比較緩慢，未受到應有的重視。如班固所說：“小說家者流，蓋出於稗官，街談巷語，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。”^⑤但隨着時代的發展，小說漸漸由小變大，由微而顯。直到後來成為長篇巨構。正如梁任

公所云：“吾中國人狀元宰相之思想，何自來乎？小說也；吾中國人佳人才子之思想，何自來乎？小說也；吾中國人江湖盜賊之思想，何自來乎？小說也；吾中國人妖巫鬼狐之思想，何自來乎？小說也……蓋小說之支配人生，有四種力量，一曰熏，如近墨者黑，爲其所染也；二曰浸，如飲酒醉，爲其所浸也；三曰刺，如受棒喝，爲其刺激也；四曰提，如受指使，爲其提入也。”^⑥

關於“筆記小說”的定義，較爲複雜。

王鏞先生云：“所謂‘筆記’或‘筆記小說’，是一個傳統的概念，其內容與形式都相當駁雜，除了考據辨证的學術文字以及記載歷史瑣聞和掌故的稗官野史之外，還包括‘殘叢小語’式的故事傳說和一定數量現代意義的小說。”^⑦

而王季思先生云：“在中國，所謂筆記小說，是和評話小說分道揚鑣的，前者出於文人的手筆，後者出於說書人的口說，而前者的發源更早，門類更多。……筆記小說的範圍、分類，既難確定，現祇好就個人的意見，提出兩點限制：一、就筆記說，凡是純學術的討論與考訂的，如《困學紀聞》、《日知錄》、《二十二史札記》、《十駕齋養新錄》，雖是筆記，却非小說。二、就小說言，凡屬語體小說，源自平話或西洋說部者，如《宣和遺事》、《拍案驚奇》，以及近人白話小說，雖屬小說，却非筆記。……至就內容性質而勉強分類，似乎可分作軼聞、怪異、談諧三類。”^⑧

筆記小說的集大成者是北宋初編的類書《太平廣記》，此書專門收錄漢代至宋初的野史小說，卷帙浩繁，徵引宏富，凡 500 卷，7000 餘則，分爲 91 大類，近 300 萬字，引書 470 餘種。爲研究漢語史提供了豐富的有價值的材料。現存最早版本是明嘉靖四十五年（1566）談愷據傳鈔本校補的刻印本，1961 年中華書局據明刻本出版排印本（10 冊）。

作爲語言研究的材料看，筆記小說有如下特點：（1）大都出

自當時的文人學士之手，用的基本是文言。不過由於這種體裁形式活潑，可以不拘一格，信筆所之，娓娓而談，所以比起正宗的八家派古文來，口語色彩要強。(2) 涉及的範圍和生活面廣，舉凡諸子百家、文學藝術、歷史地理、天文曆算、博物技藝、醫藥衛生、典章制度、金石考據、民情風俗、人物傳記、宮廷瑣聞、神話傳說、現實政治等等，幾乎無所不包，因而詞彙的容量相應較大。(3) 其中往往有成段的白話資料，如供詞、訴狀、外交談判記錄之類。此外，故事傳說中人物對話部分，口語程度也往往較高。當然，作為一種文學體裁，筆記祇是“散文”這個大綱下的一個細目，而且比起那些地道的通俗文藝作品來，口語化程度也要遜色得多。不過由於它具有以上特點，在白話文獻缺乏的情況下，它有資格作為漢語史研究材料的重點之一。本文舉《太平廣記》(少數筆記小說超出《太平廣記》範圍)中有關俗字、方俗語、語音、修辭的材料 34 條，旨在說明這些材料對於漢語言文字研究的價值。

(一) 俗字材料

在《太平廣記》中有很多析字或合字的記載，通過析字或合字或指明一段隱情，或委婉指出一段不想明言的事實。這些所析、所合的文字中有不少是當時的俗體，如果我們按照正體字去分析往往會不知所云，而結合當時的俗體字分析則怡然理順。除了目前某些出土文獻中(如碑刻墓誌、敦煌文書等)或某些字書中可以看到這類俗體字，其他地方已不可見，從某種意義上說，這些記載也為我們研究當時俗字提供了佐證。另外，筆記小說中往往以俗字為分析對象，這也說明當時俗字在民間的普及程度。

(1) 《太平廣記》卷八三“張佐”條，出《玄怪錄》：

“叟曰：‘吾之所見，梁隋陳唐耳。賢愚治亂，國史已具，然

請以身所異者語子。吾宇文周時居岐，扶風人也，姓申名宗。慕齊神武，因改宗爲觀。十八，從燕公子謹征梁元帝於荊州。州陷，大將軍旋，夢青衣二人謂餘曰：‘呂走天年，人向主，壽不千。’吾乃詣占夢者於江陵市，占夢者謂餘曰：‘呂走迴字也，人向主住字也，豈子住乃壽也。’時留兵屯江陵，吾遂陳情於校尉拓跋烈，許之。(p. 533)

按：所謂“呂”乃指兩口，“走”乃指“辵”旁，故“呂走”即“迴”，《碑別字新編》^⑧88頁“回”，魏比丘僧智造像作“迴”，敦煌文書中正作“迴”^⑨。

(2)《太平廣記》卷一二八“尼妙寂”條，出《續幽怪錄》：“尼妙寂，姓葉氏，江州潯陽人也。初嫁任華，潯陽之賈也。父升，與華往復長沙廣陵間。唐貞元十一年春，之潭州不復。過期數月，妙寂忽夢父，被髮裸形，流血滿身。泣曰：‘吾與汝夫，湖中遇盜，皆已死矣。以汝心似有志者，天許復讎。但幽冥之意，不欲顯言，故吾隱語報汝。誠能思而復之，吾亦何恨？’妙寂曰：‘隱語云何？’升曰：‘殺我者，車中猴，門東草。’俄而見其夫形狀若父，泣曰：‘殺我者，禾中走，一日夫。’妙寂撫膺而哭，遂爲女弟所呼覺。泣告其母，合門大驚。念其隱語，杳不可知。訪於鄰叟及鄉閭之有知者，皆不能解。……十七年，歲在辛巳，有李公佐者，罷嶺南從事而來。攬衣登閣，神彩雋逸，頗異常倫。妙寂前拜泣，且以前事問之。公佐曰：‘吾平生好爲人解疑，况子之冤懇，而神告如此，當爲子思之。默行數步，喜招妙寂曰：‘吾得之矣。殺汝父者申蘭，殺汝夫者申春耳。’妙寂悲喜嗚咽，拜問其說。公佐曰：‘夫猴申生也，車去兩頭而言猴，故申字耳。草而門，門而東，非蘭字耶？禾中走者，穿田過也，此亦申字也。一日又加夫，蓋春字耳。鬼神欲惑人，故交錯其言。’妙寂悲喜。若不自勝。(pp. 906—907)

按：文中以“車中猴”隱指“申”，因為“猴申生也，車去兩頭而言猴，故申字耳”。而以“門東草”隱指“蘭”字者，當時“蘭”字“非“艹、門、東”三部分組成，而是“艹、門、東”三部分組成。《碑別字新編》454頁“蘭”，《魏寇演墓誌》、《隋皇甫深墓誌》分別作“蘭”。《敦煌文書》“蘭”作“蘭”、“爛”作“爛”。門內皆作“東”可証。

(3)《太平廣記》卷一三六“李邕”條，出《感定錄》：“唐李邕為賀州刺史，與妓人葉茂蓮江行，因撰骰子選，謂之葉子。咸通以來，天下尚之，殊不知應本朝年祚。正體書葉字，廿世木子。自武德至天佑，恰二十世。”(p. 978)

按：“葉”為正體，當時尚未避唐太宗李世民的諱。敦煌文書作“葉”。“葉”可析為“廿世木”，“葉子”即廿世木子，木子為李。從唐高祖李淵（年號武德），經太宗李世民、高宗李治、中宗李顯、睿宗李旦、武則天、肅宗李亨、代宗李豫、德宗李適、順宗李誦、憲宗李純、穆宗李恒、敬宗李湛、文宗李昂、武宗李炎、宣宗李忱、懿宗李漼、僖宗李儂、昭宗李晔、哀宗李昷（年號天祐），李唐王朝恰巧為二十世。

(4)《太平廣記》卷一三六“天寶符”條，出《開天傳信記》：“唐開元末，於弘農古函谷關得寶符，白石赤文，正成乘字。識者解之云：‘乘者四十八，所以示聖人御歷之數也。’及帝幸蜀之來歲，正四十八年。得寶之時，天下歌之曰：‘得寶耶，弘農耶！弘農耶，得寶耶！’得寶之年，遂改元為天寶。”(p. 974)

按：“乘”乃“桑”之俗字。《碑別字新編》126頁“桑”，《魏刁遵墓誌》、《唐李才仁墓誌》作“乘”，敦煌文書作“乘”，故可析為四個“十”、一個“八”。

(5)《太平廣記》卷一六三“志公祠”，出《劉公嘉話錄》：“劉禹錫曰：逆胡之將亂中原，梁朝志公大師已贈詞

曰：‘兩角女子綠衣裳，却背太行邀君王，一止之月必消亡。’兩角女子安字也，一止正月也。果正月敗亡。聖矣，符志公之寓言也。”(p. 1185)

按：“安”字俗寫作“安”，《碑別字新編》24頁“安”，《魏李渠蘭墓誌》作“安”；《唐彭誠劉氏幼子墓誌》作“安”。敦煌文書作“安”，正爲“女”上有兩角之形，故“兩角女子”隱指“安”字；又“綠衣裳”之“綠”隱指“祿”字（《廣韻》：祿，力玉切，來濁合三人通；祿，盧谷切，來屋合一入通，兩字音近）；“太行”者隱指“山”也。故“兩角女子綠衣裳，却背太行邀君王”謂“安祿山”也。

(6)《太平廣記》卷一七四“班蒙”條，出《桂苑叢記》：“唐太保令狐相絢出鎮淮海日，支使班蒙與從事俱游大明寺之西廊，忽觀前壁所題云：‘一人堂堂，二曜同光，泉深尺一，點去冰傍。二人相連，不欠一邊，三樑四柱列火然，除却雙勾兩日全。’諸賓幕顧之，駐足良久，莫之能辨。獨班蒙曰：一人豈非大字乎？二曜者日月，非明字乎？尺一者十一寸，非寺字乎？點去冰，水字。二人相連，天字。不欠一邊，下字。三樑四柱而烈火然，無字。兩日除雙勾，比字。得非大明寺水，天下無比乎？’衆皆洗然曰：‘黃絹之奇智。亦何異哉！’稱嘆彌日。詢之老僧，曰：‘頃年有客獨游，題之而去，不言姓氏。’”(p. 1293)

按：“三樑四柱列火然”乃“無”字也，“無”字俗書少第一撇，正爲三橫四豎下加四點（火字）乃《碑別字新編》212頁“無”，《漢白石神君碑》作“無”，《漢三公山碑》作“無”可證。“冰”，俗寫作“氷”，顏元孫《干祿字書》：“氷、冰：上通，下正。”故“點去冰旁”（“氷”字去掉一點）即爲“水”字。

(7)《太平廣記》卷二五〇“狄仁杰”條，出《朝野僉載》：“秋官侍郎狄仁杰（嘲）秋官侍郎盧獻曰：‘足下配馬

乃作驢。’獻曰：‘中劈明公姓，乃成二犬。’杰曰：‘狄字犬旁火也。’獻曰：‘犬邊有火，乃是煮熟狗。’”

按：這一則故事表明，在唐代“狄”字還有人寫作“狄”，否則，盧獻就不會這樣嘲虐狄仁杰了。俗字中，“火”常寫作“大”、“犬”，《碑別字新編》42頁“狄”，《魏李蕤墓誌》作“狄”；《魏李彰墓誌》作“狄”。“秋”，《齊李清爲李希宗造像》爲“秋”。“灾”，《齊申寧墓誌》作“灾”。而“犬”則有時寫作“火”，如“然”《魏元肅墓誌》作“然”，《隋梁坦墓誌》作“然”。

(8) 《太平廣記》卷二五三“徐之才”條（出《啓顏錄》）：“徐之才又嘗宴人客，時有盧元明在座，戲弄之才姓云：“卿姓徐字，乃未入人。”之才即嘲元明姓盧字，曰：“安亡爲虐，在丘爲虛，生男成虜，配馬成驢。”元明嘿然，一坐歡笑。

按：這表明，在當時，徐是由“人”、“人”、“未”三部分組成，這正是當時“徐”字的俗寫。如《碑別字新編》120頁“徐”《魏華山王元鷲墓誌》正作“徐”。

(9) 《太平廣記》卷二七九“孟德崇”條，出《野人閑話》：“蜀宗正少卿孟德崇，燕王鄴之子也。自恃貴族，脫略傲誕。嘗太廟行香，携妓而往。一夕，夢一老人責之，且取案上筆，叱令開手，大書九十字而覺。翌日，與賓客話及此事，自言老人責我，是惜我也。書九十字，賜我壽九十也。客有封璉戲之曰：‘九十字，乃是行書卒字，亞卿其非吉征乎？’不旬日，果卒。”（p. 2226）

按：“卒”有“結束”、“死亡”義，俗寫作“卒”，老人大書“九十”者，乃“卒（卒）”字也，隱指“死亡”，並非吉兆。《碑別字新編》52頁“卒”，《魏孝文帝吊比干文》作“卒”，《隋宮人司計劉氏墓誌》作“卒”。“萃”，《隋徐智竦墓誌陰》作“萃”。

敦煌文書中“卒”、“悴”分別作“𠂔”、“𠂔”。另如俗寫“𠂔”作“𠂔”；“粹”作“𠂔”；“瘁”作“瘁”等，皆其証也。

(10)《太平廣記》卷二八八“駱賓王”條，出《朝野僉載》：“唐裴炎為中書令，時徐敬業欲反，令駱賓王畫計，取裴炎同起事。賓王足踏壁，靜思食頃，乃為謠曰：‘一片火，兩片火，緋衣小兒當殿坐。’教炎莊上小兒誦之，並都下童子皆唱。炎乃訪學者令解之，召賓王至，數啖以寶物錦綺，皆不言。又賂以音樂妓女駿馬，亦不語。乃將古忠臣烈士圖共觀之，見司馬宣王。賓王倏然起曰：‘此英雄丈夫也。’即說自古大臣執政，多移社稷。炎大喜，賓王曰：‘但不知謠識何如耳？’炎以謠言片片火緋衣之事白。賓王即下，北面而拜曰：‘此真人矣。’遂與敬業等合謀。揚州兵起，炎從內應，書與敬業等，書唯有‘青鵝’字。人有告者，朝臣莫之能解。則天曰：‘此青字者，十二月。鵝字者，我自與也。’遂誅炎，敬業等尋敗。”(p. 2295)

按：裴炎與徐敬業書唯“青鵝”兩字，武則天識其所指，“青”可析為“十二月”，敦煌文書中俗書“鵝”字正作“鵝”、“鵝”，“與”俗寫作“与”，故“鵝”可析為“我自與”。

(11)《太平廣記》卷三九二“裴度”條，出《宣室志》：“元和元年秋九月，淮西帥吳少誠死。子元濟拒命，詔鄰淮西者，以兵四攻之，凡數年不克。十三年，召丞相晉國公裴度將而擊焉。度既至，因命封人深池濠。且發其地，有得一石者，上有雕出文字為銘。封人持以獻度，文曰：‘井底一竿竹，竹色深綠綠。鷄未肥，酒未熟，障車兒郎且須縮。’度得之，以示從事，令辯其義焉，咸不能究。度方念之，俄有一卒，自行聞躍而賀曰：‘吳元濟逆天子命，縱狂兵為反謀，賴天子威聖，與丞相德合，今日逆豎成擒矣，敢賀丞相功。’度驚訊之，對曰：‘封人得石銘，是其兆也。且井底一

竿竹，竹色深綠綠者，言吳少誠由行間一卒，遂擁十萬兵，爲一方帥。且喻其榮也。鷄未肥者，言無肉也。夫以肥去肉，爲己字也。酒未熟者，言無水也。以酒去水，爲酉字。障車兒郎，謂兵革之士也。且縮者，謂宜退守其所也。推是言之，則己酉日當克也。苟未及期，則可俟矣。’度喜，顧左右曰：‘卒，辨者也。’嘆而異之。是歲冬十月，相國李塑將兵入淮西，生得元濟，盡諸反者。度因校其日，果是己酉焉。於是度益奇卒之辨，擢爲裨將。”(p. 3131)

按：正體“肥”由“月”、“巴”兩部分構成，而俗書“肥”由“月”、“己”兩部分構成。《碑別字新編》72頁“肥”，《隋元公墓誌》作“肥”，敦煌文書中亦作“肥”，故“夫以肥去肉，爲己字也”。

(二) 方俗語材料

《太平廣記》等筆記小說中有些六朝至唐代的詞語較爲生僻，也不見於一般古代辭書、字書。因此給我們的理解帶來許多不便，有的甚至千多年來無人知曉，有些注釋書亦採取迴避態度。其實，其中不少詞語雖不見於現代普通話，但却仍然遺存在各地方言中，有的至今仍在頻繁使用。祇要我們藉助方言就可準確地理解。同時，這類材料也有助於現代方言的溯源。特別是當今在研究方法上強調“普一方一古”結合，這些材料更具有其特殊的價值。如：

(1) 《世說新語·排調》^①：“劉真長始見王丞相，時盛暑之月，丞相以腹熨彈棋局，曰：‘何乃洵？’劉既出，人問見王公云何，劉曰：‘未見他異，唯聞作吳語耳。’”劉孝標注：“吳人以冷爲洵。”

按：《漢語大詞典》：【洵2】(qìng) [《集韻》楚慶切，去映，

初。] 方言。冷。引例同上。《漢語大字典》略同。而張永言先生主編的《世說新語辭典》^⑧則作：“洶（chèng）楚敬切，去映初。涼、冷。”引例同。那麼這個吳方言詞到底應該讀何音呢？愚以為正當音 chènɡ，一則張永言先生有專文詳盡考證^⑨，二則這個詞目前還在江淮方言區普遍使用。而江淮方言中表示接觸的某物非常寒、冷之義，正是音 chènɡ 字當作“洶”。如：“刮了一夜西北風，河里的水真洶人”（河裏的水讓人感到非常冷），“你的手洶人，像隻鬼手。”在漢魏時期，長江以北，淮河以南一片亦屬吳地，我們知道漢代劉濞封為吳王，他的治所正在揚州。故王導以熨彈棋局，曰“何乃洶（怎麼這樣涼）”，劉惔（dán，字真長，東晉名士）便言“唯聞（王導）作吳語”。可能這個“洶（chènɡ）”正乃江淮地區遺存的古吳語。清張慎儀《方言別錄》卷下之一：“今吳俗謂冷物附他物，其語如鄭國之鄭。”

(2) 《太平廣記》卷二六七“索元禮”條，出《朝野僉載》：“周推事使索元禮，時人號為‘索使’。訊囚作鐵籠頭，繫其頭，仍加楔焉，多至腦裂髓出。”原注：繫，呼角切。（p. 2095）

按：《漢語大詞典》、《漢語大字典》均解為：“繫，緊束。”亦僅引《朝野僉載》一例，以此一例觀之，《詞典》、《字典》的解釋亦無可非議。但這一釋義實囿於語境。此詞如今尚活躍於吳方言中，音 [xok]（入聲）正與原注“呼角切”合。所謂“繫”，乃“緊靠”義（並非一定有“束”意），如：“僚勿要繫牢我”（意為：你不要緊緊靠着我）；“公交車上人忒多，個個前胸繫後背”（公共汽車上人太多，一個個前胸貼後背）；“請僚格臺子繫近窗口擺”（請你將桌子緊靠窗口放）。

(3) 唐段成式《酉陽雜俎》前集卷之一“中宗景龍中，召學士賜獵，作吐陪行，前方後圓也。有二大鷗，上仰望之，有放挫啼曰：‘臣能取之。’乃懸死鼠於鷗足，聯其目，

放而釣焉，二雕果擊於鳶盤。狡兔起前，上舉搥擊斃之，帝稱那庚，從臣皆呼萬歲。”（p. 2）

按：“帝稱那庚”之“那庚”是什麼意思？甚為費解。雖《漢語大詞典》中釋為“如何；怎樣”，但僅舉此孤例，亦不清楚其理據，因為苦無旁證。不過當我們將目光投向現代方言，則驚喜地發現，它還活躍在吳方言、贛方言口語中。浙江方言中有一“那格”，意即“如何；怎樣”。浙江富陽《富春兒歌十則》：“金錢銀綫板上起。那格落來？”又上海、松江、蘇州等方言中有個“那介”，亦為“如何；怎樣”義。清茹敦和《越言釋》：“今越人以……如何為那介。”《浙江嵊縣歌謠》：“儂那介走走上起……儂那介走走落來。”^④（pp. 2272—2774）而上海，江蘇蘇州、無錫、崑山、江陰、沙州，浙江，江西臨川等地還有個“那亨”（字又作“那哼”），蘇劇《花魁記》：“多出點銀子，把她買了回來，豈不是要那亨就那亨。”江西臨川：“那亨纔好？”

庚：《廣韻》古行切，“見”母“庚”韻開口二等平聲“梗”攝

格：《廣韻》古伯切，“見”母“陌”韻開口二等入聲“梗”攝

介：《廣韻》古拜切，“見”母“怪”韻開口二等去聲“蟹”攝

亨：《廣韻》許庚切，“曉”母“庚”韻開口二等平聲“梗”攝

故“庚”、“格”、“介”同為“見”母，乃一聲之轉。“庚”、“亨”同為“庚”韻，聲“見”、“曉”為喉牙音轉。近代漢語中之“那庚”，與現代方言中之“那格”、“那介”、“那亨”為同一詞語的不同變體而已。

（4）晉王嘉《拾遺記·魏》：“時南越獻白象子在帝前，彰（曹彰）手頓其鼻，象伏不動。”^⑤

按：《漢語大詞典》：“【頓】4. 叩擊；敲打。”引例即為上文。其實此例中之“頓”非為“叩擊；敲打”義，乃“用力牽引”之義。此義又有專字作“拽”，《玉篇·手部》：“拽，引也；撼也。”王念孫《讀書雜誌·荀子第一》“頓之”條：“‘若挈裘領，誦五指而頓之，順者不可勝數也。’楊注曰：‘頓，挈也。’”盧云：‘頓猶頓挫，提舉高下之狀，若頓首然。’念孫案：楊訓頓為挈，於古無據，且上文已有挈字，此不得復訓為挈。盧以頓為頓挫，於義尤迂。今案頓者，引也，言挈裘領者，誦五指而引之，則全裘之毛皆順也。《廣雅》曰：‘拽，引也。’曹憲音：‘頓，古無拽字，借頓為之。’《鹽鐵論·詔聖篇》曰：‘今之治民者若拙御馬，行則頓之，止則擊之。’頓之，引之也。《釋名》云：‘掣，制也，制頓之使順己也。’掣亦引也。《鹽鐵論·散不足篇》曰：‘吏捕索掣頓，不以道理。’褚少孫續《史記·滑稽傳》曰：‘當道掣頓人車馬。’”《滑稽傳》中之“掣頓”實為同義復詞，慧琳《一切經音義》卷五四：“牽掣：《考聲》云：掣，頓拽也。顧野王云：掣猶牽也。”^⑥

“頓”為牽引之意，有同義復詞“牽頓”“頓曳”等，古文獻中不乏用例：《太平廣記》卷三五四“僧惠進”條（出《錄異記》）：“西蜀有僧惠進者……早出，至資福院門，見一人長，身如靛色，迫之漸急。奔走避之，至竹簣橋，馳入民家。此人亦隨至，撮拽牽頓，勢不可解。”（p. 2805）《雲笈七籤》卷一一八《張仁表念太一救苦天尊驗》：“夢為司命所攝，步卒騎吏就所居以捕之，亦如世上之擒寇捕姦爾。竄匿無所，縻束將去。歷荒徑曠原，皆荆棘之地，牽頓昇曳，其速如飛。……即高聲念太一救苦天尊十餘聲，牽頓者皆笑曰：‘臨渴穿井。事同噬，胡可得也。’既聞衆笑，不阻其念。更唱十餘聲，其調哀楚，其音悲切，亦泪下沾衣。如是，忽有赤光照其左右，牽頓者一時捨去，獨在光明之中。”《資治通鑒》卷一八四“魏十六年春正月辛未”：“柔

然伏跋可汗壯健善用兵，早歲西擊高車，大破之，執其王彌俄突，係其足於駑馬，頓曳殺之，漆其頭爲飲器。”

今許多方言中仍有謂“拉緊”爲“拽”者。如東北官話、“你拽住了，不要鬆手。”北京官話：“你拽住了，別撒手。”中原官話：“把風箏綫拽一拽。”同時也見於西南官話、江西客話。^⑥ (p. 2524)

(5) 《太平廣記》卷三五〇“浮梁張令”條，出《纂異記》：“吏曰：‘吾姓鍾，生爲宜城縣脚力，亡於華陰，遂爲幽冥所錄。遞符之役，勞苦如舊。’令曰：‘何以免執事之困？’曰：‘但酬金天王願曰：請置子爲閻人，則吾飽神盤子矣……’” (p. 2775)

其中“飽神盤子矣”一句殊不可解，歷來注釋本、今譯本均避而不談。而《漢語方言大詞典》云：“盤（名）：祭祀獻神和死者的饅頭，頂上有棗子，蘭銀官話，甘肅蘭州。”^⑦ (p. 5598) 於是恍然大悟，這是鍾姓鬼吏求托浮梁張令之語，所謂“飽神盤子矣”，即謂：如果浮梁張令能兌現對金天王所許之願，並托金天王將鍾姓鬼吏從遞符脚力轉爲閻人，那麼就可飽享人間供奉神、鬼之食了（“盤子”即蘭州方言中之“盤”，指祭祀供神及死者的饅頭）。

(6) 《太平廣記》卷三六二“梁仲朋”條（出《干子》）：“忽有一物，自林飛出。仲朋初謂是鶯栖鳥，俄便入仲朋懷，鞍橋上坐。月照若五斗栲栳大，毛黑色。頭便似人，眼膚如珠。” (p. 2881)

按：“眼膚如珠”，不知何意。愚謂當作“眼眈如珠”，《說文·目部》：“眈，睽也。徒結切，目出貌。”《廣韻》：“眈，目出。”另有異體作“眈”、“眈”。所謂“眼眈如珠”即眼球突出如似一顆大珠子。《說文》另收有“眈”字，《說文·肉部》：“眈，骨差也。从肉失聲，讀若跌同。”段注：“謂骨節差忒不相入，故

肤出也。蘇林《漢書注》云：‘宥肤，宥謂入，肤謂出。’《爾雅注》云：‘肤起高二尺許。’《山海經》‘結匈國’注云：‘臆前肤出，如人結喉。’玄應書：‘頤頭肤額。’皆是。宥肤，《倉頡篇》作‘肤’，葛洪《字苑》作‘凹凸’，今俗通用作‘坳突’。”蔣禮鴻先生在《義府續貂》中云：“嘉興有謎云：‘遠望一棵稗草，近看一個肤肚皮阿嫂。’謂茭白，今俗有凸字，音突，當作此肤。”⁹可見這個詞還活躍於很多地區的方言中。《淮南子·精神訓》：“一月而膏，二月而肤，三月而胎。”所謂“一月而膏”即指受孕；“二月而肤”即指腹部突出；“三月而胎”即指三月成胎。眼睛突出為“眈”，骨肉突出為“肤”，皆聲近義通也。在通常文獻中，又借“跌”字記錄之。如張鷟《朝野僉載》卷六：“伯樂令其子執《馬經》畫樣以求馬，經年無有似者。歸以告父，乃更令求之。出見大蝦蟆，謂父曰：“得一馬，略與相同，而不能具。”伯樂曰：“何也？”對曰：“其隆顛跌目脊鬱縮，但蹄不如累趨爾。”《唐五代語言詞典》因不明其為通假字，而誤訓為“眼窩深凹”¹⁰，而從所引例句看，伯樂之子但憑《馬經》畫樣，誤認大蝦蟆為馬，其根據是此物特徵為“隆顛跌目”。實際上，馬與蝦蟆的共同特徵應是“眼球凸出”，所以“跌目”不可能是“眼窩深凹”。其實，“跌目”之“跌”的本字作“眈”，《齊民要術·養牛、馬、驢、騾第五十六》：“馬，龍顛突目，平脊大腹，牝重有肉：此三事備者，亦千里馬也。”¹¹可為佐証。

(7) 敦煌寫本(S. 610)《啓顏錄·辨捷》：“越公楊素戲弄侯白云：“山東人多仁義，借一而得兩。”侯白問曰：“公若為得知？”素曰：“有人從其借弓，乃雲‘偈刀去’，豈非借一而得兩？”白應聲曰：“關中人亦甚聰明，問一而知二。”越公問曰：“何以得知？”白曰：“有人問：‘比來多雨，渭河漲不？’報曰‘霸漲’，豈非問一而知二？”越公於是服其便捷。

按：“揭刀”“霸長”都是方言詞語。《太平廣記》卷二四八“侯白”條（出《啓顏錄》），文中有“素，關中人；白，山東人。素嘗卒難之，欲其無對。而關中下俚人言音，謂‘水’爲‘霸’，山東人亦言‘擎將去’爲‘櫟（音其朝反）刀去’”。然此說與實際方言情況尚有差距。

首先，在方言中，以脅挾物可稱“揭”（記音字亦可作“揞”、“揭”），民國《定海縣誌》：“【揭】，亦作揞，俗謂以脅挾物。”又今山東方言謂“夾”爲“刀”。如山東西部：“給你刀個丸子。”《漢語方言大詞典》：“【刀菜】揞菜，夾菜。”如“喝一口酒，刀一口菜”。目前這一方言覆蓋面甚廣，涉及東北官話、北京官話（內蒙赤峰）、冀魯官話（山東濟南）、膠遼官話（山東諸城）等，而從歷史沿革上看，這些方言均與崑崙有關。故“揭刀”爲同義連用，即“挾”義。“揭刀去”即“挾去”。另外“揞”音其朝反，亦恐訛誤，當是“其列反”。因爲“揞”即“揭”之異體字。《集韻》入聲十七“薛”韻：“揭、揞：擔也。巨列切。亦從桀。”“巨”、“其”均爲群母字。

至於“有人問：‘比來多雨，渭河漲不？’報曰：‘霸漲’”一句，前問“渭河漲不”，後答“霸漲”，如果將“霸漲”理解爲“水漲”，似亦不合情理。宋代宋敏求《長安志》：“秦人以水驟漲爲霸長。”故“霸長”當是“（水）陡長、驟漲”之義。“霸”在此中爲副詞，乃“陡然”義，從理據言，當是由“霸”的“雄霸”義，引申出“強盛”義，再虛化爲“陡”、“驟”義。當然這裏也同時運用了諧音來增強笑話的可笑性，“霸”正諧指“灞水”（“灞水”之“灞”原作“霸”，《史記·司馬相如列傳》：“終始霸、涇，出入涇、渭。”司馬貞《索隱》引張揖云：“灞出藍田西北而入渭。”霸，一作“灞”），問“渭河漲不”，答言“霸漲”，客觀上造成“牛頭不對馬嘴”的效果。

(三) 語音資料

《太平廣記》及一些筆記小說裏，還保留了一些古音資料，雖然這些資料由於出現的時代不同，因此可能並非同一時代層次，但我們祇要確定其出處，對於瞭解歷史上語音的變化還是具有一定參考價值的。

(1) 敦煌寫本《啓顏錄》(S. 610): “隋開皇初，高祖新受禪，意欲上合天心，下順人望。每諸州奏有祥瑞，皆大喜悅。有人來獻瑞物，皆即得官。後有一人甚富，訪諸瑞物，若知有處，皆不惜錢。侯白東家有一胡患瘡饒睡，家人每日常灸_反地_平。侯白即覓富人云：‘我知有一瑞物，你與我幾錢？’富人大喜，即與侯白廿貫錢，白即共作券契，不得翻悔。受錢訖，即引富人至胡家，見胡睡卧，家人正灸。富人云：‘瑞物何在？’侯白指胡云：‘此是九尾胡。’富人大嘆云：‘何得是瑞？’侯白云：‘若不信瑞，任汝就胡眼看，今見未覺。’富人即欲索錢，侯白出券共爭，遂一錢索不得。”

按：此條以諧音相關形成笑料，這裏的“睡物”與“瑞物”相諧，“灸尾胡”與“九尾狐”相諧。

睡：《廣韻》是偽切，“禪”母“寘”韻合口三等去聲“止”攝

瑞：《廣韻》是爲切，“禪”母“寘”韻合口三等去聲“止”攝

九、灸：《廣韻》舉有切，“見”母“有”韻開口三等上聲“流”攝

胡、狐：《廣韻》戶吳切，“匣”母“模”韻合口一等平聲“遇”攝

(2) 《太平廣記》卷二五二“不調子”條，出《玉堂閑

話》：“有不調子，恒以滑稽爲事。輩流間有慧黠過人、性識機警者，皆被誘而玩之。嘗與一秀士同舟泛江湖中，將欲登陸，同船客有驢瘦劣，尾仍偏。不調子堅勸秀士市之，秀士鄙其瘦劣。勉之曰：‘此驢有異相。不同常等。’不得已，高價市之。既捨楫登途，果尪弱，不堪乘跨，而苦尤之。不調曰：‘勿悔，此不同他等。’其夕，忽值雪，不調曰：‘得之矣！請賞酒三五杯，然後奉爲話其故事。’秀士又僂俛賞而飲之。及舉爵，言之曰：‘君不聞杜荀鶴詩云：就船買得魚偏美，踏雪沽來酒倍香乎？請君買驢沽酒者，蓋爲杜詩有之，非無證據。’秀士被買而玩之，殊不知覺，至是方悟焉。”(p. 1962)

按：此處不調子以“魚偏美”諧“驢偏尾”，使秀才受騙。

魚：《廣韻》語居切，“疑”母“魚”韻開口三等平聲“遇”攝

驢：《廣韻》力居切，“來”母“魚”韻開口三等平聲“遇”攝

美：《廣韻》無鄙切，“明”母“旨”韻開口三等上聲“止”攝

尾：《廣韻》無匪切，“明”母“尾”韻合口三等上聲“止”攝

其中“魚”、“驢”疊韻，“美”、“尾”雙聲且韻部相近。這則資料說明當時輕唇音尚未從重唇音裏分化出來，“尾”（後來屬輕唇“微”母）當時還與“美”一樣屬“明”母。

(3)《太平廣記》卷二八四“扶婁國人”條，出《拾遺錄》：“南垂有扶婁之國，其人善能機巧變化，易形改服。大則興雲霧，小則入纖毫。綴金玉毛羽爲衣服，能吐雲噴火。鼓腹則如雷霆之聲，或爲巨象獅子龍蛇犬馬之狀，或爲虎口中生人，或於掌中備百獸之樂。宛轉屈曲於指間。人形或長

數分，或復數寸。神怪倏忽，炫麗於時。樂府皆傳此伎，至末代猶學焉。得粗得精，代代不絕。乃俗謂之婆侯伎，則扶婁之音訛耳。”(p. 2264)

按：

婆：《廣韻》薄波切，“並”母“戈”韻合口一等平聲“果”攝

侯：《廣韻》戶鈎切，“匣”母“侯”韻開口一等平聲“流”攝

扶：《廣韻》防無切，“並”母“虞”韻合口三等平聲“遇”攝

婁：《廣韻》落侯切，“來”母“侯”韻開口一等平聲“流”攝

“婆”、“扶”在《廣韻》中均為“並”母（說明當時“扶”還讀重唇，尚未輕化），為雙聲關係；“婆”為“戈”韻，屬“果”攝，“扶”為“虞”韻，屬“遇”攝，這種“果”攝與“遇”攝字音訛的情況，亦見於唐代其他材料。如顏師古《匡謬正俗》卷八：“或問曰：‘俗謂輕忽其事不甚精明為硠磨（原注：上力可反，下莫可反），有何義訓？’答曰：‘《莊子》云：長梧封人曰：昔餘為禾而鹵莽之（原注：莽音莫古反），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，芸而滅裂之，則其實亦滅裂而報予。郭象注曰：鹵莽、滅裂，輕脫不盡其分也。今人所云硠莽，或曰滅裂者，義出於此。但流俗訛，故為硠磨耳。’”^②顏師古認為“硠磨”是一個疊韻連綿字，來源於鹵莽。按：《廣韻》：鹵，郎古切，來母姥韻上聲；莽，莫補切，明母姥韻上聲。根據顏師古音，硠，力可反，來母韻上聲；磨，莫可反，明母韻上聲。“姥”是遇攝一等韻，是果攝一等韻^③。“侯”、“婁”在《廣韻》中均為“侯”韻，為疊韻關係。故“婆侯”與“扶婁”音近而訛。

在《太平廣記》中，還有不少“雙反翻語”，這是反切的一

種特殊運用形式。顧炎武在《音學五書·音論》中云：“南北朝人作反語，多是雙反。”這一現象，綿延到隋唐時期仍相當盛行。雙反是用兩個字音轉輾相切出另兩個字音。具體方法是先取反切上字的聲與反切下字的韻和調切出一個字音，然後倒過來，取反切下字的聲與反切上字的韻和調切出另一個音。如：

(4)《太平廣記》卷二四七“邢子才”條，出《譚藪》：“北齊中書侍郎河東裴襲字敬憲，患耳。新構山池，與賓客宴集。謂河間邢子才曰：‘山池始就，願為一名。’子才曰：‘海中有蓬萊山，仙人之所居，宜名蓬萊。’蓬萊，裴聲也，故以戲之。敬憲初不悟，於後始覺。忻然謂子才曰：‘長息及戶，高則無害。公但大語，聲亦何嫌？’”（p. 1914）

按：

蓬：《廣韻》薄紅切，“並”母“東”韻合口一等平聲“通”攝

萊：《廣韻》落哀切，“來”母“哈”韻開口一等平聲“蟹”攝

裴：《廣韻》薄回切，“並”母“灰”韻合口一等平聲“蟹”攝

襲：《廣韻》盧紅切，“來”母“東”韻合口一等平聲“通”攝

這是邢子才運用雙反諧音來影射裴襲，“蓬萊”切為“裴”，“蓬”、“裴”均為“並”母，“萊”、“裴”一為“哈”韻，一為“灰”韻，但“哈”、“灰”兩韻《廣韻》中“同用”，均屬“蟹”攝，說明當時已屬同韻。“萊蓬”又切為“襲”，“萊”、“襲”均為“來”母，“蓬”、“襲”均為“東”韻。

(5)《太平廣記》卷二五〇“鄧玄挺”條，出《啓顏錄》：“唐鄧玄挺入寺行香，與諸僧詣園，觀植蔬。見水車以木桶相連，汲於井中。乃曰：‘法師等自蹋此車，當大辛

苦。’答曰：‘遣家人挽之。’鄧應聲曰：‘法師若不自蹋，用如許木桶何爲？’僧愕然思量，始知玄挺以木桶爲幪禿。(p. 1936)

按：

木：《廣韻》莫卜切，“明”母“屋”韻合口一等入聲“通”攝

桶：《廣韻》他孔切，“透”母“董”韻合口一等上聲“通”攝

幪：《廣韻》莫孔切，“明”母“董”韻合口一等上聲“通”攝

禿：《廣韻》他谷切，“透”母“屋”韻合口一等入聲“通”攝

這是鄧玄挺以打水之“木桶”兩音，雙反爲“幪禿”來譏諷和尚。“木桶”切爲“幪”，“木”“幪”均爲“明”母，“桶”、“幪”均爲“董”韻。“桶木”切爲“禿”，“桶”、“禿”均爲“透”母，“木”、“禿”均爲“屋”韻。

(6)《太平廣記》卷二五八“郝象賢”條，出《朝野僉載》：“唐郝象賢，侍中處俊之孫，頓丘令南容之子也。弱冠，諸友爲之字曰寵之。每於父前稱字，父給之曰：‘汝朋友極賢，吾爲汝設僕，可命之也。’翊日，象賢因邀致十數人，南容引生與之飲。謂曰：‘諺云：三公後，出死狗。小兒誠愚，勞諸君制字，損南容之身尚可，豈可波及侍中也。’因泣涕。衆慚而退。寵之者，反語爲痴種也。”(p. 2011)

按：

寵：《廣韻》醜隴切，“徹”母“腫”韻合口三等上聲“通”攝

之：《廣韻》止而切，“章”母“之”韻開口三等平聲“止”攝

痴：《廣韻》醜之切，“徹”母“之”韻開口三等平聲“止”攝

種：《廣韻》之隴切，“章”母“腫”韻合口三等上聲“通”攝

故“寵之”雙反爲“痴種”，“寵之”切爲“痴”，“寵”、“痴”均爲“徹”母，“之”、“痴”均爲“之”韻。“之寵”切爲“種”，“之”、“種”均爲“章”母，“寵”“種”均爲“腫”韻。因爲“寵之”暗射“痴種”，不僅辱罵了郝象賢，而且還涉及其父郝南容、其祖郝處俊以及所有祖先。

(7)《太平廣記》卷二七九“李伯憐”條，出《酉陽雜俎》：“威遠軍小將梅伯成善占夢。有優人李伯憐游涇州乞錢，得白米百斛。及歸，令弟取之，過期不至。夜夢洗白馬，訪伯成占之。伯成杼思曰：‘凡穎人好反語，洗白馬，瀉白米也。君所憂，或有風水之虞乎？’數日弟至，果言渭河中覆舟，一粒無餘。”(p. 2220)

按：

洗：《廣韻》先禮切，“心”母“霽”韻開口四等上聲“蟹”攝

馬：《廣韻》莫下切，“明”母“馬”韻開口二等上聲“假”攝

瀉：《廣韻》司夜切，“心”母“禡”韻開口三等去聲“假”攝

米：《廣韻》莫禮切，“明”母“霽”韻開口四等上聲“蟹”攝

此乃占夢之術耳，所謂“洗（白）馬”雙反爲“瀉（白）米”也。“洗馬”切爲“瀉”，“洗”、“瀉”均爲“心”母，“馬”爲“馬”韻上聲，“瀉”爲“禡”韻去聲，僅爲聲調差異。“馬洗”切爲“米”，“馬”、“米”均爲“明”母，“洗”、“米”均爲

“薺”韻。

(8) 《太平廣記》卷四七三“施子然”條，出《續異記》：“晉義熙中，零陵施子然雖出自單門，而神情辨悟。家大作田，至稜時，作蝸牛廬於田側守視，恒宿在中。其夜，獨自未眠之頃，見一丈夫來。長短是中形人，著黃練單衣袷，直造席，捧手與子然語。子然問其姓名，即答云：‘僕姓盧名鈞，家在粽溪邊，臨水。’復經半旬中，其作人掘出塍西溝邊蟻垤。忽見大坎，滿中螻蛄，將近斗許，而有數頭極壯，一個彌大。子然自是始悟，曰：‘近日客盧鈞，反音則螻蛄也。家在粽溪，即西坎也。’悉灌以沸湯，於是遂絕。”(p. 3898)

按：

盧：《廣韻》落胡切，“來”母“模”韻合口一等平聲“遇”攝

鈞：《廣韻》古侯切，“見”母“侯”韻開口一等平聲“流”攝

螻：《廣韻》落侯切，“來”母“侯”韻開口一等平聲“流”攝

蛄：《廣韻》古胡切，“見”母“模”韻合口一等平聲“遇”攝

此則以“盧鈞”雙反爲“螻蛄”，“盧鈞”切爲“螻”，“盧”、“螻”均爲“來”母，“鈞”、“蛄”均爲“侯”韻。“鈞盧”切爲“蛄”，“鈞”、“蛄”均爲“見”母，“盧”、“蛄”均爲“模”韻。

(9) 《太平廣記》卷二五五“安陵佐史”條，出《啓顏錄》：“唐安陵人善嘲，邑令至者，無不爲隱語嘲之。有令口無一齒，常畏見嘲。初至，謂邑吏：‘我聞安陵太喜嘲弄，汝等不得復踵前也。’初上，判三道，佐史抱案在後曰：‘明府書處甚疾。’其人不覺爲嘲，乃謂稱己之善，遂甚信之。

居數月，佐史饑人告曰：‘言明府書處甚疾者，其人嘲明府。’令曰：‘何為是言？’曰：‘書處甚疾者，是奔墨。奔墨者翻為北門，北門是缺後，缺後者翻為口穴。此嘲弄無齒也。’令始悟。鞭佐史而解之。(p. 1989)

按：

奔：《廣韻》博昆切，“幫”母“魂”韻合口一等平聲“臻”攝

墨：《廣韻》莫北切，“明”母“德”韻開口一等入聲“曾”攝

北：《廣韻》博黑切，“幫”母“德”韻開口一等入聲“曾”攝

門：《廣韻》莫奔切，“明”母“魂”韻合口一等平聲“臻”攝

缺：《廣韻》苦穴切，“溪”母“屑”韻合口四等入聲“山”攝

後：《廣韻》胡口切，“匣”母“厚”韻開口一等上聲“流”攝

口：《廣韻》苦後切，“溪”母“厚”韻開口一等上聲“流”攝

穴：《廣韻》胡決切，“匣”母“屑”韻合口四等入聲“山”攝

此則更為複雜，一事中用了兩個雙反，由“書甚疾”隱含“奔墨”，由“奔墨”雙反為“北門”。“奔墨”切為“北”，“奔”“北”均為“幫”母，“墨”、“北”均為“德”韻。“墨奔”切為“門”，“墨”、“門”均為“明”母，“奔”、“門”均為“魂”韻。然後由“北門”喻缺後（“缺後”者，闕後也，古者雙闕在宮前，故“北門”為“闕後”），“缺後”雙反為“口穴”。“缺後”切為“口”，“缺”、“口”均為“溪”母，“後”、“口”均為“厚”韻。

“後缺”切爲“穴”，“後”、“穴”均爲“匣”母，“缺”、“穴”均爲“屑”韻。“口穴”乃嘲邑令口無一齒也。

(10)《太平廣記》卷二七八“張鑑”條，出《集異記》：
“張鑑，大曆中守工部尚書判度支，因奏事稱旨，代宗面許宰相，恩澤甚厚。張公日日以冀，而累旬無信。忽夜夢有人自門遽入，抗聲曰：‘任調拜相！’張公驚寤，思中外無其人，尋譯不解。有外甥李通禮者，博學善智，張公因召面示之，令研其理。李生沉思良久，因賀曰：‘舅作相矣！’張公即詰之，通禮答曰：‘任調反語饒甜，饒甜無逾甘草，甘草獨爲珍藥，珍藥反語，即舅名也。’公甚悅，俄有走馬吏報曰：‘白麻下，公拜中書侍郎平章事。’”(p. 2203)

按：

任：《廣韻》如林切，“日”母“侵”韻開口三等平聲“深”攝

調：《廣韻》徒聊切，“定”母“蕭”韻開口四等平聲“效”攝

饒：《廣韻》如招切，“日”母“宵”韻開口三等平聲“效”攝

甜：《廣韻》徒兼切，“定”母“添”韻開口四等平聲“咸”攝

珍：《廣韻》陟鄰切，“知”母“真”韻開口三等平聲“臻”攝

藥：《廣韻》以灼切，“餘”母“藥”韻開口三等入聲“宕”攝

張：《廣韻》陟良切，“知”母“陽”韻開口三等平聲“宕”攝

鑑：《廣韻》夷質切，“餘”母“質”韻開口三等入聲“臻”攝

此則亦爲一事用兩個雙反。由“任調”雙反爲“饒甜”，“任調”切爲“饒”，“任”、“饒”均爲“日”母，“調”爲“蕭”韻、“饒”爲“宵”韻，“蕭”、“宵”兩韻《廣韻》中“同用”。“調任”切爲“甜”，“調”、“甜”均爲“定”母，“任”爲“侵”韻，“甜”爲“添”韻，雖不屬一韻，但兩韻均爲〔-m〕尾，故音近。由饒甜（極甜）者爲甘草，甘草是一種珍貴藥材，再由“珍藥”雙反爲“張鑑”，“珍藥”切爲“張”，“珍”、“張”均爲“知”母，“藥”爲“藥”韻入聲，“張”爲“陽”韻陽聲，兩者爲對轉關係，均屬“宕”攝。“藥珍”切爲“鑑”，“藥”、“鑑”均爲“餘”母，“珍”爲“真”韻陽聲，“鑑”爲“質”韻入聲，亦爲對轉關係，均屬“臻”攝。真是幾經曲折方能參透。可見當時人均老於此道，直將反語隨心所欲玩弄於股掌。

（四）修辭材料

《太平廣記》中還有不少體現古代特殊表達方式的材料，此類表達方式不僅依靠語言，更是藉助於特定的外物，利用這些物件的諧音或其性狀、功用委婉地表達一方的寓意，而另一方必須順着對方的思路，纔能參透其中的寓意，對於這類表達方式，我們姑且命之爲“以物達意”。如：

（1）《太平廣記》卷八五“華陰店姬”條，出《稽神錄》：“楊彥伯，廬陵新淦人也，童子及第。天復辛酉歲赴選，至華陰，舍於逆旅。時京國多難，朝無親識，選事不能如期，意甚憂悶。……將行，復失其所着鞋，詰責童僕甚喧。既即路，姬乃從而呼之曰：‘少年何其喧耶？’彥伯因具道其事。姬曰：‘嘻！此即神告也。夫將行而失其鞋，是事皆不諧矣。非徒如此而已也，京國將有亂，當不可復振。君當百報備歷。……’”（p. 553）

按：

鞋：《廣韻》戶佳切，“匣”母“佳”韻開口二等平聲“蟹”攝

諧：《廣韻》戶皆切，“匣”母“皆”韻開口二等平聲“蟹”攝

“鞋”“諧”均爲“匣”母，而“佳”韻“皆”韻在《廣韻》中“同用”，故兩者同音。“諧”有“辦妥；成遂”義。《後漢書·五行志一》：“南陽有童謠曰：‘諧不諧，在赤眉，得不得，在河北。’”^⑧晉干寶《搜神記》卷十八：“亭民曰：‘此不可宿，前後宿此，未有活者。’書生曰：‘無苦也。吾自能諧。’遂住廡舍。”^⑨所謂將行失其鞋，則寓指楊彥伯此行萬事不成矣。

(2)《太平廣記》卷九十“釋寶志”條，出《高僧傳》及《洛陽伽藍記》：“釋寶志本姓朱，金城人。少出家，止江東道林寺，修習禪業。……至天監十三年冬，於臺城後堂謂人曰：‘菩薩將去。’未及旬日，無疾而終，屍體香軟，形貌熙悅。臨亡，燃一燭以付後閣舍人吳慶，慶即啓聞。梁武嘆曰：‘大師不復留。以燭者，將以後事屬我乎？’因厚加殯送，葬於鍾山獨龍之阜。仍於墓所立開善寺。”(p. 597)

按：

燭：《廣韻》之欲切，“章”母“燭”韻合口三等入聲“通”攝

屬：《廣韻》之欲切，“章”母“燭”韻合口三等入聲“通”攝

“燭”“屬”完全同音，“燭”諧“屬”音，“屬”有“委托、囑托”義。《呂氏春秋·上德》：“我將屬鉅子於宋之田襄子。”高誘注：“屬，托也。”^⑩《漢書·張良傳》：“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。”顏師古注：“屬，委也。”漢曹操《與荀彧書追傷郭嘉》：“以其通達……欲以後事屬之。”故釋寶志臨終以一燭轉付

梁武帝，寓意將後事托付梁武帝。

(3)《太平廣記》卷一三六“蜀當歸”條，出《開天傳信記》：“僧一行將卒，遺物一封，令弟子進於帝。帝發視之，乃蜀當歸也。帝初不喻，及幸蜀回，乃知微旨，深嘆異之。”(p. 974)

按：“蜀當歸”乃中藥名稱，此處取其諧音，寓指唐玄宗避亂，至蜀地乃當回歸。

(4)《太平廣記》卷一四二“強練”條，出《廣古今五行記》：“後周武帝時，有強練者，岐山人。佯狂，號曰強練。冢宰晉國公宇文護未敗之日，強練執一瓠，到其門前，撲破之。云：‘瓠破，憐你子苦。’護被殺，護之諸子皆楚毒而卒。”(p. 1021)

按：

瓠：《廣韻》戶吳切，“匣”母“模”韻合口一等平聲“遇”攝

護：《廣韻》胡誤切，“匣”母“暮”韻合口一等去聲“遇”攝

“瓠”“護”同爲“匣”母，“模”“暮”兩韻僅平、去聲聲調之別，故音近。此處以“瓠”諧“宇文護”，以“瓠之種子”諧“護之諸子”，撲破瓠，瓠子味苦，寓指宇文護將破滅，其子將受苦。

(5)《太平廣記》卷一四二“唐望之”條：“唐咸亨四年，洛州司戶唐望之，冬選科五品，進止未出。聞有一僧來覓，初不相識，延之共坐。少頃云：‘貧道出家人，得飲食亦少，以公名人，故暗相託。能設一頓膾否？’司戶欣然，即處置買魚。此僧云：‘看有蒜否？’司戶家人云：‘蒜盡。’此僧云：‘既蒜盡，去也。’即起。司戶留之，云：‘蒜盡，遣買即得。’僧云：‘蒜盡，不可更住者，留不得。’司戶無

疾，至夜暴亡。蒜者，算也。年盡，所以異僧告之。”(p. 1022)

按：

蒜：《廣韻》蘇貫切，“心”母“換”韻合口一等去聲“山”攝

算：《廣韻》蘇貫切，“心”母“換”韻合口一等去聲“山”攝

“蒜”、“算”完全同音，“算”有“年數”“壽數”義。《文選·顏延之〈應詔謙曲水作詩〉》“永錫洪筭”，李善注：“謂年數”^⑧。《顏氏家訓·歸心》：“如此之人，陰紀其過，鬼奪其算，慎不可與爲鄰，何況交結乎！”^⑨故“算壽”、“壽算”、“算命”、“年算”等均可同義連文。《太平廣記》中即不乏其例。如：卷六七“崔少玄”條，出《少玄本傳》：“少玄之父，壽算止於二月七日。”卷四四“田先生”條，出《仙傳拾遺》：“李氏妻算命尚有三十二年。”卷三七七“曹宗之”條，出《述異記》：“君年算雖少，然先有福業，應受顯要。”此則“蒜盡”諧音“算盡”，即寓指唐望之年壽已盡。

(6)《太平廣記》卷一四五“高駢”條，出《妖亂志》：

“唐光啓三年，中書令高駢，鎮淮海。……是時浙西軍變，周寶奔毗陵。駢聞之大喜，遽遣使致書於周曰：‘伏承走馬，已及奔牛，奔牛，堰名，在常州西。今附齋一瓶，葛粉十斤，以充道途所要。’蓋諷其齋粉也。(p. 1042)

按：“齋”是用醋、醬拌和，切成碎末的菜或肉。《楚辭·九章·惜誦》：“懲於羹者而吹齋兮。”洪興祖補注引鄭玄云：“凡醢醬所和，細切爲齋。”《廣雅·釋器》：“齋，菹也。”王念孫疏證：“齋者，細碎之名。”《說文·米部》：“粉，傅面者也。”段玉裁注：“引申爲凡細末之稱。”此則以“齋”、“粉”細碎爲物之特性，以諷周寶將被粉碎如齋、粉然。

(7) 《太平廣記》卷一六九“李勣”條，出《廣人物誌》：“又貞觀元年，勣為并州都督，時侍中張文瓘為參軍事。勣嘗嘆曰：‘張稚珪後來管、蕭，吾不如也。’待以殊禮。時有二寮，亦被禮接。勣將入朝，一人贈以佩刀，一人贈以玉帶。文瓘獨無所及，因送行二十餘里。勣曰：‘諺云：千里相送，歸於一別。稚珪何行之遠也，可以還矣！’文瓘曰：‘均承尊獎，彼皆受賜而返，鄙獨見遺，以此於悒。’勣曰：‘吾子無苦，老夫有說。某遲疑少決，故贈之以刀，戒令果斷也；某放達不拘，故贈之以帶，戒令檢約也。吾子宏才特達，無施不可，焉用贈為？’因極推引。後文瓘累遷至侍中。”（p. 1233）

按：刀以斷物，帶以約束。文中雲“某遲疑少決，故贈之以刀，戒令果斷也；某放達不拘，故贈之以帶，戒令檢約也。”此處用贈佩刀戒令其果斷，贈玉帶戒令其檢約，皆以所贈物之功用以表意。

(8) 《太平廣記》卷四八八“鸞鸞傳”：“玉環一枚，是兒嬰年所弄，寄充君子下體所佩。玉取其堅潤不渝，環取其終始不絕。兼亂絲一，文竹茶碾子一枚，此數物不足見珍，意者欲君子如玉之真，弊志如環不解，泪痕在竹，愁緒縈絲，因物達情，永以為好耳。”（p. 4015）

按：此則更寓意甚明。鸞鸞贈張生之物為玉環、亂絲、竹茶碾子。正如文中所言：“玉取其堅潤不渝，環取其終始不絕。兼亂絲一，文竹茶碾子一枚。……意者欲君子如玉之真，弊志如環不解。泪痕在竹，愁緒縈絲，因物達情，永以為好耳。”這裏的竹茶碾子當以斑竹所為，故有“泪痕”在。

〔注釋〕

①論語·陽貨。十三經注疏。下冊。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0。

- ②曹丕. 典論·論文. //文選. 卷五二. 北京: 中華書局, 1977.
- ③《漢書·藝文志·諸子》:“孔子曰:‘雖小道, 必有可觀焉, 致遠恐泥, 是以君子弗爲也。’”
- ④《荀子·正名篇》:“故知者論道而已, 小家珍說之所願皆衰矣。”
- ⑤漢書·藝文志·諸子略序. 北京: 中華書局, 1962.
- ⑥梁啟超. 飲冰室文集. 卷十七“小說與群治之關係”.
- ⑦王錫. 唐宋筆記語辭匯釋(修訂本). 北京: 中華書局, 2001.
- ⑧王季思. 中國筆記小說略述. (《中國歷代筆記小說鑒賞辭典》代序言). 鄭州: 中州古籍出版社, 1999.
- ⑨秦公編. 碑別字新編. 文物出版社, 1985.
- ⑩按: 敦煌寫卷俗字引自黃征. 敦煌俗字典. 上海: 上海教育出版社, 2005.
- ⑪張萬起, 劉尚慈. 世說新語譯註. 北京: 中華書局, 1998.
- ⑫張永言主編. 世說新語辭典. 成都: 四川人民出版社, 1992.
- ⑬見張永言. 語源探索三例·說“淘”. 中國語言學報, 第3期. 商務印書館, 1988. 語文學論集. 增補本. 北京: 語文出版社, 1999.
- ⑭漢語方言大詞典. 第二卷. 北京: 中華書局, 1999.
- ⑮孟慶祥, 商微妹. 拾遺記譯註. 哈爾濱: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, 1989.
- ⑯王念孫. 讀書雜誌. 杭州: 江蘇古籍出版社, 1985.
- ⑰漢語方言大詞典. 第二卷. 北京: 中華書局, 1999.
- ⑱漢語方言大詞典. 第四卷北京: 中華書局, 1999.
- ⑲蔣禮鴻. 義府續貂. 蔣禮鴻集. 第二卷. 杭州: 浙江教育出版社, 2001.
- ⑳江藍生, 曹廣順編著. 唐五代語言詞典. 上海: 上海教育出版社, 1997.
- ㉑繆啓愉. 齊民要術校釋. 第二版. 北京: 中國農業出版社, 1998.
- ㉒劉曉東. 匡謬正俗平議. 濟南: 山東大學出版社, 1999.
- ㉓趙振鐸. 唐人筆記里面的方俗讀音(二). //漢語史研究集刊. 成都: 第三輯. 巴蜀書社, 2000.
- ㉔後漢書. 北京: 中華書局, 1965.
- ㉕汪紹楹校注. 搜神記. 北京: 中華書局, 1979.

㉔諸子集成. 六. 北京: 中華書局, 1954.

㉕文選. 北京: 中華書局, 1977.

㉖王利器. 顏氏家訓集解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80.

(董志翹 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 郵編: 210097)